

我在故乡捡歌

叶 林

故乡，阳高。
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路有多长，歌有多长。
山梁上有，山沟里有；路边有，河畔有；社区里有，广场上有；酒桌上有，院子里也有。就连赶着毛驴车的大叔和草甸里的牧羊人，鞭子一响，那歌声总是从日出穿过暮晚，直到跟着驴羊归槽。

那调儿酸酸的，远处听不清歌词，却八九离不开个二人台。因为二人台是故乡的魂。

那歌声像水一样，在故乡流过来，流过去，不知浇开了多少朵幸福之花。

那歌声又像春风一样吹绿了大地，吹醒了岁月。

小时候，过罢大年，村里唱大戏，舞台上总是唱着：

过罢大年头一天，
我给连成哥哥来拜年……

台下总会听到全村人公认的“金嗓子”薛大姐在和声。后来，薛大姐成了村里文艺队唱二人台的台柱子，那帮“铁姑娘”和民兵连一帮硬汉子都成为薛大姐的徒弟。打那时，《拜大年》深入村里，家喻户晓，二人台的调调成了村里孩子们张口就来的歌。

中学时期，学校院墙外，经常能隐约听到路过的大哥们唱着山曲《想亲亲》，那歌声酸微微地飘过校园，让满身散发青春气息的我们红了脸。

走进社会，走进成年人的生活，我在故乡捡歌。弯一下腰捡一把，把把装进心窝窝。

傍水生活久了，人们就有了水的柔性。那是桑干河涌起的浪花，涟漪久远。

对面的圪梁梁上
那是个谁？
那就是要命的二妹妹
妹在那圪梁上哟
哥在沟
亲不上个嘴嘴哟
你就招招那手。
那歌声飘过桑干河两岸。温情似水，柔美

动听。

那调调唤着我的心，像桑干河里涌起的浪花般勾人。

那歌词捕获了我的魂，好似在诉说着我的一段恋情。

依山住久了，人们就有了山的粗粝。当我从南走到北穿越阳高，那歌声像是吸收了山野的气息，让人领略到阳高人又一种憨厚的感情。

哥哥你走西口
妹妹我泪花花流
……

“啪！”那鞭子一响，牧羊的大爷凝望着远处的长城，亮开了嗓子，声音是那样舒展、自如，让人原本长满褶皱的心，跟着走进山野，渐渐舒展开来。

那歌声刺激，粗犷，仿佛是越过长城刮来的一股暖风，让人心身舒暖。

那歌声又像长城脚下，在贫瘠土地上顽强生存的沙棘刺，给无边的蛮荒增添了丝丝生机。那委婉的曲调诉说着歌者心中的忧伤和期盼。

听着远处的歌声，我的思想从走西口的那个年代，又翻飞到长城脚下的今天。从薛大姐和“铁姑娘”们的《拜大年》到《想亲亲》的大哥们，他们虽已各奔东西，但我相信，他们的后代还会在故土上歌唱。

在故土上捡歌，那一首首动情的歌经多少辈人传唱，那一位位声情并茂的歌者影响我走过了半个多世纪。我不由地向着这片歌的土地，哼唱起自己不成歌的小调调。

一盏小油灯
熬过几代代人
一腔二人台
从古唱到今
走西口的人儿哟
回归故里做主人
一对对鸳鸯
牵手逛呀逛新城



夏日的玫瑰

陈小燕

山色翠绿，峡谷深邃，村庄依山而居，这是一幅寂静的画。村前的小河淙淙，阳光照了下来，画里便有了人间的烟火气。夏日的阳光在河水上涨，引动满河的波光。有细细的风吹过，看不见树叶的摇摆，却送来一阵阵的幽香。

甜甜的香气氤氲，缠绵缭绕，悠悠地不离不散，让人仿佛落入了襁褓，睡在母亲的怀里。花香穿透肌肤，渗入毛孔，淡而幽远，私密的甜直抵心的底层，美好恰似涟漪，层层铺展荡漾。这一切都是隐隐的，又是真实迷醉的。没有语言，却像和天地悄悄说了半世的话。没有人，只有微风和天上的白云走过。

循着花香，沿河而上。小村外，红色的玫瑰盛开成海。花朵累累叠叠，或恣意盛放，层层翻卷，诉不尽的千言万语；或外围飞展内层含羞包蕊，仿佛一句轻轻的问候；或只是在安静里舒展呼吸，在微风里轻轻摇晃，或挨挨挤挤在一块，唱着一首嘈嘈切切的歌……人生百态，以花呈现，是百转千回过滤后的美好，是诗意盎然，是握手与自己言和，一切过往皆是来时路上的珍藏。玫瑰红得厚重深浓，热烈而内敛，庄重而典雅。花瓣有天鹅绒的质地，细密而厚实；有夜空般的魔力，只看一眼就要掉落到红的深梦。每一片花瓣仿佛都是一场深情往事，摊开了，绽放了，散发着香气。花瓣如唇，一片一片聚拢，没出声，却像对着前路说了句“你好”。每朵花都是时间筛出来的礼物，在安静里轻轻说，又往光亮里悄悄望。

花朵有开有谢，凋落的花瓣，色泽并不衰败，而是托举的力散了，花瓣离散，飞落枝下。流水带走一河的深红，在水波间漂浮，那是一封又一封从心而出的信笺，写给远方时间之外的人。花瓣飘落在小路上，好似一位佳人刚刚走过留下的足印。

阳光正好，光徐步从每一朵玫瑰花间走过，枝叶下的阴影，是光舞蹈时的一个转身或一个跳跃。

有一种冲动，在村子里购几间老屋，夜里，听流水的声音，闻袅袅的花香，在睡梦中跟它们交谈共舞。

小时候，院子里有一丛玫瑰，每年都开得热烈芬芳。每当花开，母亲摘下一朵朵花蕾晒干，宝贝般收藏起来，到八月十五打月饼时，拿出来添作月饼馅。添加有玫瑰的月饼，香甜不腻，香气清远。只是在母亲去世后，再也没有品尝过这样天然的美味。

总是想念那小村边的玫瑰，玫瑰花已经谢了，也会开车前往。不进村，只在村外的小路上走走。问河水何时涨落，看松林变成了绿的深浅，听风穿过玉米地的声音，等夜的来临，数天空稀疏的星星……

缅怀一切的细节，因为光阴没有足迹。小村人家的灯火在暮色中亮起，玫瑰的花香像记忆一样萦绕。花开万朵，是玫瑰在说话，“你看，过往都好好收着呢”，也是给未来的信，信里写着：“约见下一季的红，日子会在暖香盈盈中走过。”

与青山相遇

贾贵卿



这座青山，是小县城的东大门。它站在那里，一如既往地沉默着，看着无数车辆从它脚下驶过，看着无数行人从它眼前走过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我早已记不清多少次经过这里了。春来时，它披着嫩绿的新装；秋至处，它又换上斑斓的彩衣。而此时的盛夏，它正肆意挥洒着最浓烈的绿意。那绿色铺天盖地，从山脚一直漫到云端，层层叠叠，仿佛要把整个夏天都浸透。

今日特意放慢了车速，在路边停了车。走下车，像是赴一个迟到的约会。山脚下，阳光穿过树叶的间隙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踩着自己的影子，一步一步向山走去。

走近了才发现，这远看如画的青山，近观也如此生动。树皮上趴着忙碌的蚂蚁，树叶间藏着振翅的蚱蜢，就连空气里都飘着松木特有的清香。我伸手抚摸一棵老松粗糙的树皮，指尖传来岁月的质感。树皮缝隙里渗出晶莹的松脂，像美人的泪滴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山上的原始森林挤挤挨挨，绿得一塌糊涂，根本找不到一条缝隙。同行者举起相机，为我拍下几张照片。背景是辽阔的青山，风过处，整座山的树叶都在轻轻摇曳，仿佛在向我们致意。我任凭山风吹乱头发，吹起衣角。几只红嘴蓝鹊突然从林间掠过，为画面添了几分灵动。

和青山合过影后，我靠着一块青石坐下。石面被太阳晒得温热，纹理间生着薄薄的青苔。闭上眼睛，能听见树叶摩挲的沙沙声，像山在低语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懂了何为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。在这短暂的相遇里，我与山，都在彼此眼中看见了最美好的模样。

与青山相伴一两个时辰后，我们踏上归程。回望时，它依然静立如初，只是那绿色在阳光下显得更加深邃。我知道，明日它依旧会在这里，而我还要继续我的奔波。但这一次的停驻，这一次的相遇，已让这座青山成为了我记忆里的一帧照片、生命中的一段永恒。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